

137
21
48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四	三	儒	和
冊	號	架	善	書
			類	門
			函	

左傳輯釋

十五

左傳輯釋卷十九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罷中軍季孫

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陸祭云、劉敞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今案、魯之軍號、傳

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屢書之矣、

叔孫氏之軍名、尤未見有據、衡案、先是三家各征一軍、之人、今舍中軍、則其人當反於公、是尊公室、

非卑之也、其實不然、故此先言卑公室、而下文詳言之、蓋舍中軍者、特舍其名、而實中分之、以屬上

下軍、既合三軍為二軍、季氏專征一軍、孟叔二氏共征一軍、是四分三軍、季氏征其二也、故傳以四

分言之、初孟叔亦各得三分之一、遂皆盡征之、而公

室之窮、不可復問、故**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

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

取其令名、**諸臧氏取其令名、其二家謂叔孟非謂**

正義、劉炫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

施臧二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

氏也、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

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

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

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

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注、衡案、周法、稅外有賦、周禮**

法、亦原於周也、三家所征、謂此賦、故上文云、叔孫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若是田稅、一家所受之

田、自有定額、安得分其半、而兩屬之哉、襄十

一年、傳又云、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是其所征、軍乘之人、而其田、依然

屬公、故哀公曰、二我猶不足、如之何、其徹、若國民

經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衡案以曰子

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

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

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正義名

言年命鮮少也衡案詩小雅蓼莪云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傳云鮮寡也謂父母既沒寡獨居室

叔孫信讒殺孟丙仲任避禍奔齊死無喪主其禍

與遠征喪父母者同蓋古者謂遭禍孤獨者為鮮

生死同之故小雅之民遠征喪父母自稱鮮民叔

孫殺逐其子魯侯使其臣葬之則叔仲帶稱為鮮

耳杜云不以壽終李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觀之正路

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損幹君之

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衡案杜以朝為朝觀之路

不得於辭故後儒多從服虔然三辭於朝禮無其

文且吉凶異禮挽柩朝於君與桃茢祓不祥之義

相反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也竊謂朝指外朝外朝

在臯門之內叔仲帶云自西門故杜洩不復言門

直言自朝自朝則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自正門可知矣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

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

上作庫衡案大庫庫名以其大於他庫故名大庫

庭氏之虛剝取大字以名其庫司官射之中目而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

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

從於亂正義服虔云使亂大和順道陸縞云大順

襄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謹

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

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犯順僖三十

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書傳從字多訓爲順不可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

皆如是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是舊說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

見罪釋文見賢遍反衡案赦釋通解也言析邑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寒

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

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

己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

子衡案當時魯人皆不知牛餓殺叔孫牛旣奔其

徒稍稍語之於是始知之耳故雖以昭子之才

未知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

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

之謙 艮下坤上謙 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
 丘 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
 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
 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
 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
 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衡案古者分
 一晝夜為十
 時故水漏百刻以十刻為一時其為十二時始於
 前漢哀帝之時杜以今法推之故云隅中日出闕
 不在第
 非也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

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
 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
 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
 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
 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
 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
 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

中井積德云。離為火。重複難通。恐當作離為艮。衡案。上文離火也。艮山也。此覆說之。離為艮。說卦名。

火焚山。說卦象。杜著注時。其文如此。故云。離艮合體。故如今本。傳注皆不可通。履軒得之。於人

為言。艮為言。正義說卦云。成言乎艮。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

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

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

必讒言。衡案。離變為艮。艮止也。未見有所往之象。此取主人有言。其有所往。上文既釋之。曰。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是也。此欲言往而有言。故舉其全文。非取象變爻也。且以變為往。何卦不

可言往。杜注非也。純離為牛。易離下離上離。畜牝牛吉。故

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

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

道冲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

下。故不能廣遠。衡案。此垂翼分釋。垂言其下。翼言其狹。所飛下狹。即不能行廣遠之

象。杜云。翼垂下。非傳意也。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

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

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

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為莫

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

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釋文。汜。徐

扶嚴反、衡案據徐音、汜當从晉侯送女于邢丘子

已、石經从己、諸本从巳、皆非、**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

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

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衡案亦有進退周旋升降拜起之度

杜舉揖讓以包之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

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

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昔取郟、利人

之難、謂往年昔亂而取郟、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

衡案私恤也、言但知利他人之難、而不知己有可恤念之事、**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陸榮云、程公說曰、古者君養民、民食於他

者、言民為三家所有也、顧炎武云、民生於三、而君食

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揚懋

建云、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衡案杜以公室四分為三家四分魯國、而魯侯無田可食、然襄十一年傳、及上傳、皆明言征其人、不言取其田、且民食於他、不復知有君、故下文承之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若為公食於他、下二句與此不相接、杜注非、**思莫**

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衡案

其所躬所處也、躬所處謂其位、人君之位、所以治民而安社稷也、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壆、今魯侯不恤

之是不知禮之本末所在也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

衡案說文屑動作切切也徐云屑屑屢動作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

韓宣子如楚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河南成臯縣東有大索城或作城非大叔謂叔向

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

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

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

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

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

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

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刑足以辱晉吾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

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頰有

璋享饗也頰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

璋正義小行人合六幣鄭注云上公享王圭以王

享后璋以皮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主國設

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頰有璋注

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
 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為饗即大
 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衡案此君臣並言
 上朝言君聘言臣則此享謂君享后類謂君臣
 即小行人注享后璋以皮也周禮大宗伯時問曰
 聘殷頰曰視注云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
 諸侯乃使卿以大事禮眾聘焉其禮大設於時聘
 有執璋頰后之事故云享頰有璋下設机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謂王饗諸侯宴有好貨則兼臣而言
 之飧有陪鼎謂賓始至致館饋飧之禮及郊勞贈
 聘皆各一禮若破此享為饗訓頰為見既與上朝
 所執命圭命璋臣所執篆圭篆璋其皆妄說也凡君
 名既同故不復分別言之半圭曰璋其小有述職諸
 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
 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衡案此謂饗禮宴有好
 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衡案饗言其禮宴稱

其名互文示義義飧有陪鼎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
 好貨者酬幣也正義所以厚殷勤正義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
 不備禮曰飧飧熟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
 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衡案
 賓始入館未暇烹飪故先饋飧其禮小於饗餼今
 舍饗餼而言飧者飧猶有陪鼎饗餼可知故舉小
 以見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
 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衡案之道城濮之役在僖
 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
 禍始於城濮衡案晉破楚於城濮遂輕楚不備故
 此主備言之言邲之敗端起於邲之役楚無晉備
 城濮杜云兵禍始於城濮失之邲之役楚無晉備

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衡案：重猶貴也。言誰其貴重，招此寇讎者，若有貴重，招此寇讎之人，若能備之，恥之亦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

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蹠，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

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
 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
 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彊厚為韓子禮王欲赦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
 禮韓起及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
 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
 其人終為不義昔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
 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
 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昔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昔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

四年揚或作揚今從石經杜四年傳注云夏納會楚子越大夫常壽

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啓彊帥

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

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羅水

名吳子使其弟蹶由槁師槁勞之衡案兵士枯槁勞

皆誤從牛石經以下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

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槁師請行以觀王怒之

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衡案尚

也克能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

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衡案息止也言楚師不得速歸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鼙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

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

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

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

陸粲云：其庸者不敢必然之辭，衡案報復也，謂卜兆

報人之象，不言效而言報者，兼取報復之義，以便於此言報志耳，庸用也。乃弗殺楚師

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陽

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

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

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

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

也，善有備，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

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公，夏

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

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遠

罷師，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

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

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正義，公

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

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

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正義，二十九年傳云，

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

產以爲己法。衡案，虞望也。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

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王引之云：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

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

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

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耳。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

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今文儀或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爲艾獵城沂。程土物議

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謂度其遠邇也。衡案：議謀也。謀亦度也。如字自通，不必讀爲儀。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

之以政，糾舉也。陸祭云：糾督行之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聳懼也。惠棟云：漢書引此傳作懽，晉灼曰：古悚字。按十九年傳云：駟氏

聳，說文引作懽云：懼也。从心，雙省聲。因駟左氏古文爲後人竄易多矣。王念孫云：漢書刑法志：聳作懽。顏師古曰：懽，謂獎也。此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

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音曰：自關

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獎。中心不欲，而由勗人之勸語，亦曰聳。衡案：聳，聳動之也。心爲之聳，動故可以訓懼。可以訓獎。訓勸，此云以行，則訓獎

爲長。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

敬，泣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泣。正義：臨，泣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

泣謂有所施為臨撫其事臨斷之以剛義斷恩猶謂平常之時泣謂當事之時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阮元

云正義曰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忠信之長慈惠之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徵幸以成

其巧偽正義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衡

案爭謂爭利耳故下文云錐刀之末弗可為矣為將盡爭之即所謂民免而無恥是也

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

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惠棟云汲郡古文曰

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故云亂之

書謂之九刑正義準夏商所作當為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

周公別為此名故稱之耳惠棟云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為成科

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衡案刑以輔政雖聖王明主必不能廢之既已不廢為士師者不得率意用

之亦必有成法故五刑有服著于堯典是其證也然古之用刑者度情與事上比下比據成法以斷

之而不使民知之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及商周有亂政特詳其法一斷之法不復隨情輕重之今子

產又鑄刑書以明示於民故叔**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在襄三十年衡案田有封洫復井田之法乃子產新政之最善者故傳嘗具書而

美之、今叔向與詢政刑書、並立謗政、作丘賦、在四舉而非之、蓋未達其義耳、立謗政、作丘賦、在四

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

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

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正義、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

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又云、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

二解俱便於杜、陸粲云、二注皆於經文不順、德今詩作典、鄭箋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

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衡案、德今詩作典者、仲尼正之也、凡左氏中所引與

今詩異者、皆放此、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

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顧炎武云、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正義、誠如吾子之言也、僑不才、不能

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

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

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

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邊邊豆

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

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

以不堪為罪衡案言今豆有加非己所能堪得無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

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衡案言魯侯未當加豆

加非謂季孫之豆多於魯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

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

貨宴好之貨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

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

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

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

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

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

戊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中井積德云夫

匹夫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

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衡案言若俾城壞必有可畏也

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

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

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

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

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

樵樹不采藝藝種也不抽屋不強旬誓曰有犯命

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

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實恩患也往來如

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

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

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

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願衡案寧願辭而

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

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
 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
 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
 廩尹棄疾鬪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
 弔敗也弔為吳所敗正義如上述注不以敗告故不
敗因弔之故言且也衡案不告則不書經例耳楚
雖不告敗魯實聞知之不容不弔事大國之禮固
宜然也既已弔之傳亦不得不從而書之何則非
例所關也且者事上添事之辭此常聘兼弔故言
且耳不必如楚始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聞敗然後言且也

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

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釋文古本土匄或作王正

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

人為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

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衡案古人避諱不如

後世之甚臨文不諱君前不諱公事無私諱相亦

公事若才當其任未必避私諱以不取其人且古

人相於字而不名於使事固無所妨也其作王正

者疑後人取近似字易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

之疑後人取近似字易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

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吳子
 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衡案齊侯
簡公而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此亦諸侯
納之曰入之一證未嘗可言所為未嘗有可者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正義穀梁傳

曰暨謂此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

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

齊是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

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

于莒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

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

孫婁如齊泣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

君為得衡案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書曰

寔來間無異事故不復言州公與此不言燕書法正

同故許服杜皆以為燕與齊平其說可從傳云齊求

之也者釋經所以書暨齊平言齊求之故燕暨齊平

也矣已以下左氏自為文直接六年傳以終晏子之

言但齊求之而言燕人行成者齊侯本欲納簡公既

而知不能納次于莒以示欲與之和之意燕人喜免

于討承其意以行成經誅其意故書曰暨齊平傳述

其跡故云燕人行成始不相戾也且六年冬齊侯伐

燕此年二月始盟于濡上則正月猶在燕若與魯平

所謂求之者齊侯使人自燕來魯而求之邪抑大夫

在國者自來求之也此皆必無之事以此推之賈說

自破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泣盟無傳公將遠適

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莒九月公至自

襄公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

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

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莒莒燕

竟衡案上傳釋經此以下言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

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璽玉櫝

之屬衡案終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豐而動可也

皙齊大夫衡案終左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

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

女與齊侯賂以瑤璽玉櫝瑤玉也

櫝匱也學耳玉爵正義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瑤

有耳若今之盃故名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

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官納亡人

以實之章華南郡華陽縣無宇之闖入焉有罪亡

入章華官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

於王官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

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

四海故曰經略正義莊二十一年注云略界也則

義經訓度矣今案婦女治經緯以成繒帛故經有治

此經亦當訓治經略者治四海之境界也天子以

言封皆一物也楚子以章華之官為私地以自小

略何非君土或以經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

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

草也。衡案毛謂九穀及蔬菜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

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

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官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

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

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

僕區刑書名正義服虔云僕

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衡案僕當訓附大雅既醉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是也區說文藏隱

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僕區謂盜所附藏贓物。即下文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也。僕區是刑書中之一法。非刑書名。故云僕區之法。後世謂之盜窠。止盜之法。在嚴窠禁。楚文作此法。宜其能封汝也。

曰盜所隱器

隱盜所得器

沈彤云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衡案盜所

隱器者謂盜所附藏贓器之人故杜云與盜同罪

隱盜所得器傳注不誤沈自誤解耳

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

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

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

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

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

葬靈王張本衡案盜有寵謂他盜當意者盜而寵

備載之明其所以不終不獨為葬靈王自謂鑿矣遂赦之赦無

宇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成祭

之為落臺今在華陽城內正義雜記云成廟則釁

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路寢生人所

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

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王念孫云

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

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

升焉是其明證矣下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

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

也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官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

文訓為始是也馬宗璉云酈元曰離湖在華陽縣

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衡案雜記注鄭康成引檀弓諸大夫發焉發亦始

也然則落者室成享客之名其義則為始王說是也

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

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

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

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正義曰謂往日也董遇注

質楚及宋逃歸故今以此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為辭董遇本無日字近是

四王共康、郊、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

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

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

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

敢望如蜀復有質子、正義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

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

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

謂福也、衡案、靈、廣韻訓、福、僖九年、其濟君之靈也、

及此、寵靈連用、皆當訓、福、其餘以君之靈、之類、當

訓、寵、雖則訓、寵、字義既殊、則其意稍別、蓋蒙人其

之恩、寵、猶如得神靈之祐、故謂人祐己為靈耳、其

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

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王引之云、下文曰、寡君將

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啓彊聘、

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

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

乎、衡案、成二年傳云、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

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是蜀之盟、魯為楚

所伐、僅而得平、遠啓彊以蜀盟為辭、示魯以若不

可、將伐之之意、伐魯之期、固由楚定之、然其定之、

由魯侯可否、速否、則速出師、遲否、則遲出師、遲速

者、婉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寡君將承質幣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請問也、衡案、必言見于

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

臧宣叔譏之、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

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公將往夢襄公祖祖

有任是夫今并終其言也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矍及楚

不能荅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

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

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

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

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

正義詩作此日此云彼者師讀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

正義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

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

之日食象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

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

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足明士文伯言衛君
 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
 侈心盜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
 為監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
 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
 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衡
 案正義說聖人神道設教之意頗當故今摘錄其
 要但解士文伯之言則失之文伯蓋謂國君有道
 賢者在位則日月之食不能為害唯其無道則亦
 足以致禍故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
 之災日月之食謂食自取譴謂取禍於日月之災
 言日月之食本不致禍特以無道自取之耳故政
 正義解取譴為致日月之食所以不通也

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
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案衡
 言能務此三者日月之災不能為禍時晉侯怠政故以此戒之**晉人來治杞田**前

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

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

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鉞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

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

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

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

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

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

吾與子桃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馬宗璉云襄十

我北鄙圍郟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以釋其怨成皆魯北鄙邑故齊圍郟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是桃與郟相近之證衡案下亦魯國北鄙之邑與齊國堂阜相接說見于前杜以其東南桃虛當桃當不謬成孟氏之邑經多作成友誰敢有之是得二郟其作成者蓋假借耳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

萊柞二山馬宗璉云闕駟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案郟國

志泰山萊蕪有原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

書非公命楚子享公子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

相鬣鬣也欲光夸魯侯正義吳楚之人少鬣故選長鬣者相禮也好以

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遷啓彊聞之

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

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晉

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

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衡案並普通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

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

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

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正義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能燮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足梁主云鼈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及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及豕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升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熊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贏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龍兮鼈極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為能著作即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傳玄用新音張升亦作熊也按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凌劭言是也衡案此條正義精當不易王引之又博引廣證辨作能之非其言極是文長不錄焉張升反論本皆作張叔皮論錢大昕據後漢書文苑傳為張升字彥真反論其晉為盟主其或者未所撰之一篇是也今從訂正

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鯨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衡案宋本作擔阮元云依說文當施將懼作擔古書多假擔為之擔俗字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

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

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

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欒大心欒大心宋大夫原

晉邑以賜欒大心也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

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

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

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

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

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

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

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

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

後者以解說民心衡案說即下文媚字謂說民心此主立伯有後立辭身謂伯有

言為伯有無義并立公孫洩使若以義繼絕以說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以

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

於民衡案之謂主意所在今立良止本為撫伯有厲而并立洩使若以大義繼絕然不如此民

不說而反感焉故反主意所在并立洩以取說於民乃從政之道也

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

也正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云魄附形而魂附氣也衡案人

生句人之始生目不能見耳不能聞手不能執足不能行既而目能見耳能聞手能執足能行此之

謂化即所謂魄也魂魄相將之物魄生則魂亦從而生矣陽以氣言陽曰魂則魄為陰而屬形可知

矣古人之言簡而能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盡如此魂本或誤魄

正義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總名也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

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

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厚

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衡案言雖蕞爾小乎亦猶為國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衡案馮恃也下始言強死

則此謂生前心所馮恃矣杜云魂魄所馮者貴而重不知上文馮依於人在強死之後與此自別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敬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顛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黹黹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

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賞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敵也使從辟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成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鷓鴣雝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

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

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

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

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

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

之哀策王引之云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

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

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格與恪古字通論語

為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

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

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為

陟降衡案天子崩曰天王登假假與格通陟格即

登假也王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為殷

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二圉之受追命無文

也惠士奇云二圉受命見竹書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

儀荅郊勞以此為己病釋文病不能禮本或作不

能相禮惠棟云今本禮上有相字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臧琳云傳

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為己

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

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

對唐時本已行相字陸氏不從是也王引之云古

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

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

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

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乃講學

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却荅郊勞一事矣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

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

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正義當言三十四而聖人

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

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傳遜云以聖人為殷湯則

乎陸粲云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

魯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偏故今案嘉為華督所

殺其子辟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

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衡案督見孔父之妻

於途曰美而艷遂殺孔父則其妻顏色未衰孔父

雖有子其年必幼恐未能速出奔且督悅其母亦

必不遽逼其子杜云其子奔魯者疑斷之理未必

有所據世本可從但防叔奔魯必有他故今不可

得而考家語辟華氏之逼乃肅之妄其祖弗父何

談安有至曾孫始避其世讎者哉

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

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

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衡案茲滋共恭皆通故其鼎銘

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

共於偃偃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

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饕於是鬻於是以

餽余口於是鼎中為饕鬻饕鬻餽屬言至儉其共

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

當大位、謂正考父。陸祭云、孟僖子之意、蓋以正考父為殷湯、至此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王引之云、聖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衡案、襄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己、兩、行、何、以、聖、為、蓋、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故、御、叔、以、此、嘲、之、孟、僖、子、之、稱、正、考、父、為、聖、人、猶、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耳、後、世、聖、名、大、重、杜、謂、正、考、父、不、足、以、當、之、故、上、注、既、以、聖、人、為、成、湯、此、又、加、之、後、二、字、以、彌、縫、之、而、不、知、其、終、不、可、通、是、亦、不、尚、論、其、世、之、過、也、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

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王引之云、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曰、取、則、行、鈞、是、則、與、鈞、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

訓則為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同始異終胡可常

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詩小雅言不同

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

子姜氏宣姜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

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

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

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媯

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正義當斷

不良為句能向下行讀之衡素能行所以疑其當立也正義斷不良為句得之阮元云不良能行猶

言不善於能行果爾不良既足何更言能行乎能本或作弱與下弱足相涉而誤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龜辭遇

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

也遇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

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

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陸

云言不得在宗人之列也衡案跛則禮容不全祭祀賓客將不得在兄弟之列也且其繇曰

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

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

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

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

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

弱居其家不能行顧炎武云屯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為句魏明帝之

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衡案孔成子筮立繫遇屯之比是初九變下卦震為坤矣震足也變為坤純陰其象為弱又取爻辭利居而占之故曰弱足者居居猶處也處不仕也不可以仕君況以為君乎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

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

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

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正義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

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

弟也衡案招以母弟殺其兄子將為君者而又巧詐以免其死故仲尼誅其意稱弟又稱世子深罪之也

故傳釋之曰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經稱弟者罪之非末減其罪也鄭段不稱弟

者以其如二君其義自別而正義援彼夏四月辛丑

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

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釋文干古丹反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

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

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

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早而秋雩過也衡案龍見而雩

禮也故雖不早亦雩常雩後時經必書之譏其緩於

民事也其餘皆以早不書早者雩得雨也傳或釋或

否以其可例推耳傳載陳殺公子過在八月庚戌之

下則此雩亦在八月周八月今之六月旱甚最害於

稻而黍稷亦病故雩焉耳杜以傳不言早以此雩為

常祀假令魯人緩於禮豈至秋始行春祀哉不思甚

矣凡經秋書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

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

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葬陳

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正義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

之下以為楚葬哀公故杜辯之云袁克葬之衡案壬

午以下皆楚人所為故葬上不復言楚蒙上文可知

也若袁克葬之楚人將殺之魯安得會葬賈服是也說又互詳于傳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馮依石而言惠士奇云漢書引云神或馮焉案注當有神字阮元云漢書五行志馮上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衡案傳云或馮焉非神而何傳唯無神字故杜言精神若

傳有神字、何須解之、案注、祇足見傳無神字也、不

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陸祭云、

辭、衡案、抑與意通、意猶俗言猜、故杜訓疑辭、然此

非其義、今案、凡事涉兩端、先言正意、次述他意、則

必言抑、亦自意義引伸、但不可訓、曰作事不時、怨

讟動於民、凡傳用字之例、地上言于、事物上言於、

雖不能畫一、要多如、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

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惠棟云、宋淳化元年、本、保

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

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

也、高誘曰、信猶保也、倅、頤、煊、云、白、虎、通、情、性、篇、性

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

為性、莫保其性、即莫保其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

而無寇讎、亦謂民樂其生、衡案、唯信之、故敢保之、

故信可訓保、然杜本作信、當先訓保、然後釋文義、

今不然、知其本作保矣、保、保任之、保也、五行志、作

信、以訓詁字易之、淳化本疑、依五行志、改、石言不

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

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

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

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

言僭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叔向別自取義，亦應謂以小人之言，僭而無徵，自不得出是舌，如注疏不添不字，不通非也。唯詩作維通，智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智嘉也，巧言如流，謂非

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

徵，自取安佚，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

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

者小異。衡案：巧善也，信而有徵，謂其義，巧言如流，謂其辨，兩不相戾也。此亦斷章取義，非叔

向時詩義如此也。正義以引詩斷章為仲尼刪詩後之言，不知齊盧癸云：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在

襄二十八年，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

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

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癡疾。衡案：癡本多作廢，阮元云：說文

癡，固疾也。今從十行本。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

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

經書辛丑從赴，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

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

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

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虢祁也、賀宮成、游吉相
 鄭伯以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
 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
 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
 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
 見魯眾之大數也、齊召南云、按魯東與齊、昔二國
 接連、其西境則鄰宋衛、衛當正
 西、近北、宋當其西南也、北為齊、南為邾、滕、薛、諸國、
 此傳不唯見魯眾之大數、即土地廣輪之大、已
 舉、惠士奇云、宋衛稱商衛、踊為定公諱也、昭公事
 當紀于定公時也、衛案、蒐、閱、軍實、不應涉他境、以

招嫌疑、且假令魯方百里、三十步、陳一車、始能盡
 東西境、況蒐位宜方、不當狹長如繩、雖有萬乘、豈
 能盡東西境哉、況魯侯爵、而周室懿親、即不能如
 明堂位所云、方七百里、未必不及職、方氏方四百
 里、陳千乘於四百里之地、不唯不解軍法、閱實之
 者、殆不堪其勞、而謂古人為之乎、且如諸家說、蒐
 地、徧魯境、經傳何為書蒐于紅也、紅是一地名、則
 其不徧境中可知矣、竊謂商衛亦魯國地名、蓋兩
 邑之間、有廣原、可以蒐大軍、故云自根牟至于商
 衛也、昭三十二年、間、傳書宋字、不可枚舉、何獨至
 此、諱之、易以商、**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
室、子旗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
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
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
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

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我備、著常游戲之服、衡案、桓子始服戎服、不能遽易禮服、欲示將游野、以請滅其跡、故游服以逆之、游服蓋野游之服也、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

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

無攻我、陸祭云、謂之當連周書為句、惠者順也、蓋令舉書辭、以詔子良、使順不順、而勉其不勉也、衡案、謂告也、使無宇告己、所言於子良、引周書者、證己所以待子良之意也、惠、陸訓順是也、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

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

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衡案、言始吾

兵、實絕望矣、今子言如此、吾猶有望、齊國治安於子也、無宇始欲助子良、以攻子旗、及子旗訪己、則亦勸子旗攻子良、蓋欒高齊宗室有勢力者、滅其一、後易為力也、見子旗不可動、則從而賀之、遂和二家、其譎詭傾嶮、實不可窺測、傳詳記、遂和之如

之者、暗應晏子齊其為陳氏乎之言也、

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衛案釋經所以獨弟招也九月楚

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

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

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變袁克

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

禮厚葬哀公正義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

得之顧炎武云輿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

輿大夫之類殺馬毀玉服說是也衛案以殺馬推

之顧訓輿為車得之毀玉欲以為舍也下文請寘

之則馬未殺玉未毀而哀公猶未葬言以葬者特

序袁克之意耳經葬陳哀公賈服以為楚葬之是

也蓋馬必名馬玉必名玉不欲使楚人得之楚人

知之故怒欲殺之非咎其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

非禮厚葬也服說亦是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

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中井積德云私溺也

云私於幄履軒是也私於幄加經於頹而逃幄帳也逃不欲

為楚臣者欲使人不能認也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

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

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

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預之後也

陳祖舜，舜出顓頊。衡案：後本多作歲在鶉火，是以

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

水滅，今在析水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

故謂之析水之津，由用也。陸祭云：魏了翁謂由義如尚書顓頊水之有由，藥

今案：由古字作皂，水生條也。言陳且陳氏得政于

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

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

廢絕者，正義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

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

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衡案：尚書云：有

鰥在下，則瞽瞍嘗失茅土矣。而傳言無違命者，舜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瞽瞍終底豫，尊為天

子之父，傳據其始終以言之，故云無違命也。賈逵

以幕為舜後，虞思顯與此傳及國語幕能帥顓頊

之教，違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

非也。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衡案：下文

之，則遂蓋國名。若是人名，恐不可言世。湯以舜明

德封其後於遂，故云實德於遂。若以為人名，實德

二字亦通。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

陳，紹舜後。衡案：淫放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

形兆已見。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

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夏四月陳災天火

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

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正義公羊穀梁經皆書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

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書

此何故以志閱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為說言愍陳不

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衡案十三年經

蔡侯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如傳

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如傳

文廬之與吳實陳侯蔡侯之孫耳而經皆書爵又以

國逆為文是未嘗以陳蔡為亡也故傳釋之曰

示諸侯不得滅鄰國又不得專封之也故傳釋之曰

禮也言楚不遂滅鄰國得禮之本意也若終滅之雖

欲潤而存之不可得而存則書某滅某以罪之通考

全書經傳之意炳如日星不煩取公穀以解之也經

既不以陳為滅故此亦書陳災傳不釋者義具於十

三年也夫災雖天火與山崩川竭屬氣數者其義自

別一邑之災亦必書於經恐不可勝書不得與沙

鹿崩比而同之杜注非也餘互詳於十三年疏

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

禮故不總書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

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衡案經所書地名皆仍舊史故其所書皆舊名若

地改名則傳舉今名而實之使人易曉故經傳異

名者經皆舊名傳皆新名此理易知取州來淮北

而杜反以經所書為新名何其戾也

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

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釋文駘他來反依字當作郃衡案郃芮岐畢皆見於詩書唯魏無所見正義以為河東河北縣齊召南因疑傳舉后稷以至文王然魏近紂都雖文王之時亦未能有之且東周都

河南魏在其東北不得言吾西土此魏蓋在雍州今不可考要之非冀州之魏也不言豳者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正義服虔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衡案肅慎蓋今嗟峨連在黑龍江入海之衝與我蝦夷隔海相對今猶出石罽云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

禦螭魅言禱杙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

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

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偏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

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

唯以畜牧陸祭云上二年傳封殖此樹注云封厚殖長是也制之亦言戎制御之耳衡案

封田有封洫之封疆我疆我理之疆謂制井田脩封疆殖五穀皆后稷所有事故杜以此解之陸不

能通以脩封疆為脩天下之封疆謂天下不可言

封疆遂援封殖此樹以解封殖天下而不知天下

之不可言厚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水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

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

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顧炎武云伯父猶

憚矣衡案戎狄卑賤不敢自比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

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衡案蔑本或作滅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烟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
 致閭田與禭禭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夏
 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顛頊之後
 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而楚所相
 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正義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為治故以為治也衡
 案相謂裁成輔相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

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衡案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之次閏二十五月置之其明年節先於年一月故火以四月出非司歷之過也

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

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正義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

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衡案服虔歲星超辰之說甚精後儒通於此者唯錢大昕以戴震之精於天學猶不能無疑於服說談天亦豈容易哉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

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饁宰屠蒯超入請佐公使尊公之

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釋文樂音洛王引之云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

酒而樂作也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

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許之公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

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

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陸祭云王充論

衡曰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

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說者以為夏

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氏謂鄭眾注春秋其說亦如此今錄以備一義衡案疾痛也下文云殷

肱或虧何痛如之則子卯不樂者痛夏殷之亡也桀紂不足惜也然禹湯之聖有此不肖子孫以亡

其宗廟社稷此不亦足痛乎故子卯不樂者痛亡國以戒子孫也湯武之事乃聖人之不幸非所以

訓子孫不得以此相難子卯相刑乃陰陽生剋之
理與股肱或虧何涉屠戮引之以諫臣喪作樂不
亦迂乎而通儒碩學往往取彼君徹宴樂學人舍
以駁此人之難曉有如此者焉

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

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

陸祭云莊二十八年注外嬖在閭闔之外與此不
同大抵言內嬖皆謂嬖御外嬖則謂羣臣耳成十

七年注云愛幸大夫是也衡案君曰女為君目將
既嬖之必不置之外都陸說是也

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衡案叔能視而為君所嬖
幸故云司明未必以其為

也外職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
物物類也衡案事者人君所行皆是
也物者服飾器備之屬物有其容容

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

會故曰非其物衡案獻酬之容俎豆之
薦皆非臣喪所宜為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
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
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

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

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

自解說孟僖子如齊般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

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纒施來奔者酒好內以取敗

亡故書名衡案纒施欲救其身以擊其君傳云遂伐也過非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三大

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

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

字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

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

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

之地阮元云韋昭周語注引作守其虛衡案上文云歲在顓頊之虛故此變虛言地韋注誤耳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

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

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

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傅遜云蓋言婺女居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

發女之次，韋昭注國語亦曰：須女，天龍之首，須女即發女也。天龍即玄枵也。衡索，維即四維之維。二十八宿，分掌四方，故謂之維。玄黑也。北方之色，枵虛也。北方七宿，虛星居中，故名玄枵。配當四禽，則謂之玄武。武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

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發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顧炎武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吾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患，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棟

云：爾雅，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衡索，彊如字，其族彊盛於陳鮑，而惡二氏，所以致禍也。夏

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

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

騁告鮑文子。傳：遜云：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

見其壹醉，日富所以敗也。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

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劉用熙云：彼謂欒高

不實欲，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時，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玄端，委貌。

也、委貌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纒高、陳鮑，其徒曰

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纒高乎，曰

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陸粲云：愈猶勝也，言纒

杜解：庸愈為不差，蓋訓庸為何，愈讀如病愈之愈，愈義非也，庸則得之。然則歸乎，曰

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鈿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鈿公

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服虔云：斷三尺，使至於

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

較，故有三尺之較也。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釋文

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衡案

地名，孟子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是也。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

齊城門，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臧武仲云：鹿

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即魯關名，故下言纒施高彊來奔，衡案：纒高未出城，

陳鮑必不敢舍之，不追，傳云：國人追之，則王黑既收師，唯國人追之，是鹿門斷然非齊城門，案邾在

魯東南，南齊在東北，是鹿門可以通二國，馬以鹿門為魯境上，關名，近是，傳記國人追之者，以見陳氏

得民，故下文結之曰：陳氏始陳鮑分其室，晏子謂大其旨深矣，彊本或作強，非。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蓋利生孽，蓋畜也，孽妖害也，衡案：蓋本或作蘊，俗

字，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
 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
 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
 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知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
 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
 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
 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
 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
 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衡案載成也言文王布陳錫賚於天下以

成周家之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衡案

王業也具器用以反羣公子與齊桓封衛邢粗同故桓子以自比焉公與桓子莒之旁

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

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子伐莒取

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係

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

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佻也言明德君子必愛

民釋文視如字詩作示正義佻佻釋言文李巡曰佻佻薄之佻也孫炎曰佻苟且也衡案視示通

此當以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

同人於畜牲衡素壹與佻對壹純也佻苟且苟且者其心不壹故君子賤之壹雖美德純壹用人則其惡甚於苟且故神不福也戊子晉平公卒如禪竈之言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

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

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

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

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衡案

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

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

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劉

熙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斬謂哀痛之深如斬絕也以為斬衰者謬王引之云斬讀

為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儼然在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

憂服中語意與此相似痛傷國語慙焉殆借慙為自通說文慙愧也不訓痛傷國語慙焉殆借慙為

斬耳王說未是虞與葬一節虞而卒哭諸侯雖七

卒哭者欲以成卒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哭除服之說耳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
 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己由于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
 不足衡案言子產既知其不可矣因以誨我亦必能行之我則不足知而行之自詒此戚也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
 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
 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
 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

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
 人謂子尾曠宗也顧炎武云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衡案德即上文令德棄德謂棄絕其父之忠宗如必滅若敖氏之宗之宗曠杜訓空是也曠宗謂一掃其宗族無復有子遺除宗社聯文古未有稱宗廟為宗者顧說非也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
 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

高彊身自取此禍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禍患之所為而生遲速之度唯從其所為而來皆其自取如杜注其咎在世而高彊不與焉安得言是之謂

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
 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
 無常衡案亦言姦人可懼焉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立
 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
 告衡案經文曰誘曰殺傳云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赴告焉得謂之筆削哉春秋褒貶就一事而斷未嘗
 較他日是非得失楚子之殺般特貪其地非正其罪
 也故專貶楚子不復參諸般弑父之罪因事明道固
 叔得不然杜言般弑父亦未遠此旨傳載叔向之言

者明天道好還之理以垂教非援以釋經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

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

孫獲會邾子盟于禋祥禋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

厥憇厥憇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

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

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

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

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

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

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

其惡中井積德云壅培也培壅其惡使早稔也衡案下傳子產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討之

是也履軒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

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

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

楚常恨其不服順衡案蔡之服順楚久矣此言其憾不能兼并耳今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

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

德衡案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云柔邇能遠傳云兄弟不相能皆與此能同如杜注不加施

不可通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

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

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

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緝以喪其國紂克東

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

有緝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乎衡案亟數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

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水火土

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

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正義方言云出溺為

拯焦循云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倒文中井

積德云蓋譬於救溺者也言不可沒水以振也衡案拯振皆訓救言一足矣而必並言之者不可沒

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脩好

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

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泉丘魯邑釋文夢以其帷一本作夢以帷

上曰幕有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

隨而奔僖子焦循云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

也共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為僖子妾

僚案僚朋也朋羣也相與羣游之人杜注亦同但

僚友同官相呼之稱非施於婦人之名故焦引服

虔訓共勞事之人然婦人無十等之別若是供給

勞事之人傳當言其婢不宜云其僚焦說近鑿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

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副倅

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

丘人女令副助之馬宗璉云周禮大祝二曰造注

造次之造書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徹

於造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即厨是也婦

人主中饋之事造與造通即謂助遠氏作酒漿之

事也衡案造杜訓副倅解為妾於字義得矣然謂

別居之妾言遠氏足矣何必言之造且謂妾為造

近於好艱嶮其辭左氏必不然造寵通又見於管

子寵作飲食之處謂中饋反自祿祥宿於遠氏生

為寵其義自通不必訓作反自祿祥宿於遠氏生

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字養也似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

也陸祭云物猶人也言不恤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

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

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

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許狐父晉大夫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

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劉炫謂下文有著

為朝有著不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禮帶

有結禮領禮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

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

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主引之云貌當為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

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

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

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

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

且貌即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

必當依上文改正衡案貌不道容義不可通注疏

不容不解而今皆無解知唐初本尚作視矣今本

誤貌者蓋自石經始石經多誤當而言不昭矣不

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

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

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

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

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

歸祐衡案此以母姓為占乃所謂雜占古蓋有此

生故祖考亦棄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憾。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

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衛案：子元即厲公。說見於隱五年，蓋子元有功，莊公城櫟而寘之，名位已顯。及莊公卒，子元奔宋，故宋人脅祭仲立之。經不書者，鄭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焉，與寘管仲焉，對言管仲身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疾為蔡侯絕不相類，而其禍國特為厲公所因耳，不得謂之使昭公不立。以此推之，子元之為厲公益明。杜為此說者，以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專言雍氏有寵於宋，公未嘗一言及櫟耳，不知彼傳為宋鄭相伐起本，此傳言封厲公以禍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

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

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

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正義賈逵云，五

貴重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眾云，大子申生居曲

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

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漂丘是也，累世

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是也，不在庭不當使

居朝廷為政也，衡案五大五細傳不言其目，他書

又無所見，今不可得而考，但杜以五大為五官大

過盛，五細為細弱，是大以勢言，細以質言，且五官

之長，在廷為政，未有使之居邊者，其謬顯然，此言

為棄疾居蔡發，則大必指貴重之臣，大既貴重，則

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

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惠棟云，楚語，范無字曰，叔段

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厲公，左氏

約舊史而為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

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何必遷就

而曲為之說也，衡案桓十五年傳，秋，鄭伯因櫟人

殺檀伯，而逐居櫟，是厲公出奔之後，殺檀伯始復

得櫟也，此傳云京櫟殺曼伯，是二邑俱黨厲公，以

攻曼伯，非得櫟之後，又并京也，十五年傳，不言京

者，蓋二邑相近，京人助櫟人以攻檀伯，傳舉兵主

以略京，此論大城難制，故并言京，文各有所當也，

或稱檀伯，或稱曼伯者，蓋檀曼古聲相近，或楚人

讀檀如曼耳，略其實而獨取文勢之便，後世謹飭

者，猶不敢為，而謂左氏為之邪，內外傳各記其所

聞概不能畫一、況京屬段、厲公居櫟、左氏皆有明文、而此并言京者、以當時京人助櫟耳、何必信彼而疑此哉、**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

實殺無知、

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

夫雍廩邑、

正義、鄭眾以渠丘為無知之邑、蕭毫非

無字雜引四事、以證大城難制、不復問其事之是非、注疏是也、鄭以為雍廩邑、據莊九年雍廩殺無知

之固當、而無字云、害於國、則其意謂無知君之賊、殺

以弑君、終殺其身也、然子游為宋萬所立、雖不親

弑君、亦弑君之黨、何獨不以蕭毫為子游邑也、據

傳所記、曼伯不恃京櫟之富、蕭毫、御說及羣公子

所奔、蒲戚乃孫甯之邑、非獻公及子游之所恃、而

獨以渠丘為亂、失之遠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

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

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

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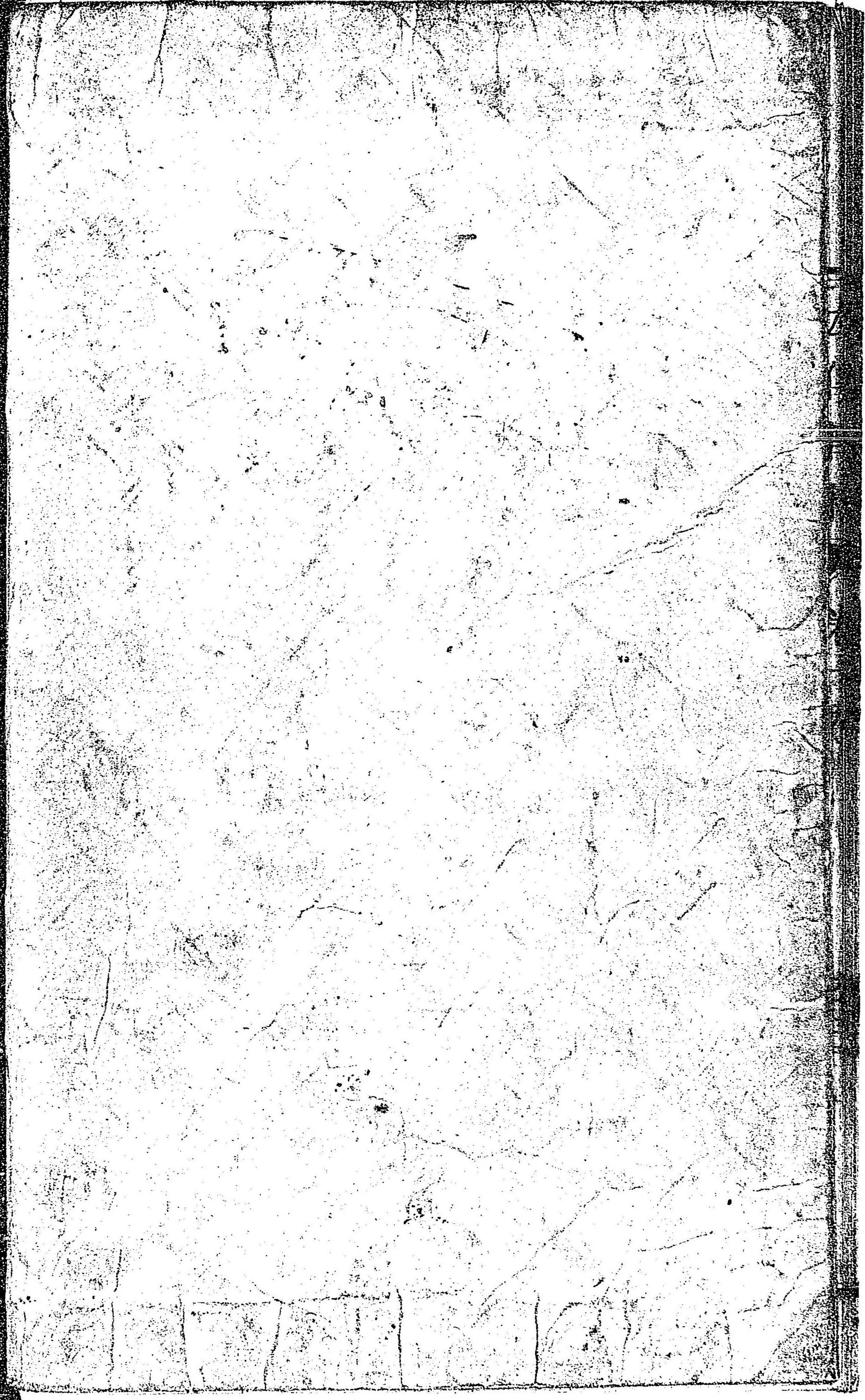
左傳輯釋卷十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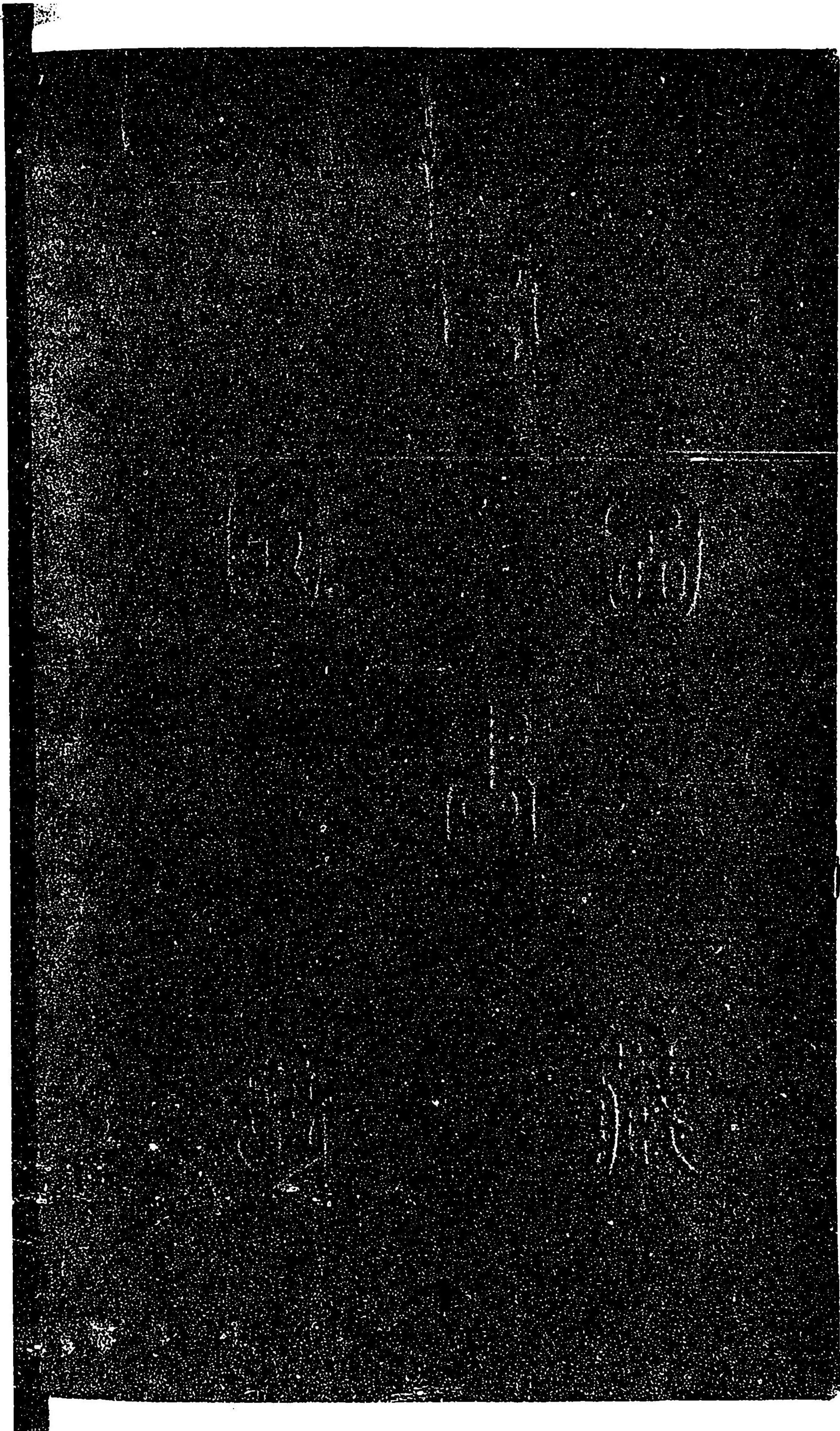
彥根

成瀨箕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137
21
43





137
21
43

左傳輯釋

十五